



心懷善念，日日是好日；
里鄰和睦，處處是淨土。

文／星雲大師
圖／莊美昭、人間社

世間上什麼最寶貴？人最寶貴。假如世間上沒有別人，單獨一個人能活下去嗎？各行各業如果沒有人，一切都不能成啊！所以，人對我們太重要了，得人者昌，有「人」，我才有辦法。

一般人娶媳婦，他要娶個好媳婦；嫁人，要嫁一個好丈夫；用一個總經理、一個小工，也要用一個能幹的好人。因此，把人做好很重要。

佛教講，人是十法界的樞紐，成佛由人、墮地獄也由人，成好事、做壞事，給人歡喜、給人討厭，都是由人。做人不成，還想做什麼佛、菩薩呢？

最近我忽然有一個領悟，什麼領悟？人很重要。

我童年的時候，就有一個觀念：我要做一個乖孩子，順從父母，不要給他生氣；家庭很貧窮，我更要勤勞勤奮。甚至我也沒有犯過什麼竊盜、打罵之事，弄得家裡人心不安。父母見到兒女這般懂事，心裡很歡喜，也就經常讚美我。聽到讚美，當然我也會很快樂。所以，一個貧窮的家庭沒有什麼可怕，歡喜讚美充滿一個家庭，這個家庭的氣氛就會不一樣了。

慢慢地，我長大了，雖然沒有讀過學校，也沒有看過學校，但是有幸出家做了和尚。做了和尚以後，老師們可不是為人父母，他們很嚴厲，每天打罵可以說是平常的事情。不過，我在他們的打罵之下，並不感到委屈，反而很服從，覺得這是應該的、這是教育，我要能適應環境。

在這種環境裡面，我要如何適應呢？對



人的重要

於打罵我的老師，我就想：我要與他合作、我要讓他歡喜、我要改變他對我的觀念、我要尊重他的意思做人處事，讓他知道我不是這麼壞、這麼令人討厭。總之，我發願要做世間上給人最歡喜、最好的、最有緣的人。所以，後來老師們也很喜歡我，我也覺得很快樂。

六十五年前，我來到了台灣，人地生疏，什麼背景都沒有。在宜蘭弘法的時候，雷音寺（現在的蘭陽別院）的前面有一條路，叫做「中山路」，每一次到台北辦事，我都要經過那條路。

那時候我穿了一件灰色的長衫，每走在那條路上，兩邊店家裡的人，都會跑到門口來張望，好奇地看著我。大概在想：「好奇怪？一個從外省來的年輕和尚，走起路來，目不斜視，很像個樣子！」那時候的我，就是決心要走得很認真，要給人看，讓人接受我，讓人對佛教升起尊重。

從父母接受我，師父、師長接受我，進而還要讓社會人士接受我。所以，人家要我講演，我就去研究怎麼講好話，讓大家聽了歡喜；人家要看我的文章，我就連夜苦心寫文章，供稿給大家欣賞。我一直都

有「我願」的發心，我願把歡喜給人，我願讓人家接受我。

幾十年過去了，無論是台灣從南到北，或者在全世界走動，我都感覺到大家歡喜我。當然，我也歡喜大家，所以我和人之間的相處也就很好了。

做人，不是一時、一天的，是一世的，世間沒有比人更寶貴了，就是生命、信仰、真理也都是以人為本，本立而道生。

我們推動人間佛教，就是要重視人。如同太虛大師所說：「人成即佛成。」把人做好，就成佛了！

點亮心燈

一切現成



文／妙蘊

禪宗公案是中國佛教特有的產物，在我認為，也只有中國人才有條件演繹這些公案，因為，那種機鋒、靈動、幽默、潛伏、婆心……就是中國人文的底蘊，不分王公貴胄或販夫走卒，中國人血液和呼吸裡，在在都是禪者的DNA。

小時候常見父親和鄰里長輩聊天，相對哈哈一笑後，各自散去。當時不懂，現在想來都是禪者心情啊！比如隔壁歐巴桑晨起掃門前，父親笑問了聲早，接著嚴肅以對：「我們家門口可不要給我們偷掃啊，我是會翻臉的哦！」歐巴桑笑罵：「知道！知道！你家門口有金塊啦！」隔一會兒

，她連我們家門口都掃乾淨了。

又比如賣各色水果的熟識販子，問父親：「有缺什麼嗎？」父親：「缺錢！」販子哈哈一笑，推著水果攤自去。

比起這些日常的小默契，禪門公案則更鋒利些，禪師們總是半路殺出一句風馬牛不相及的話，看似乖張，卻又切中要害，直指命門，讓人有種「冒一身大汗後風邪全消」的暢快，如利刀割紙，「刷」地一聲，不留分毫餘地，敏利者當下開悟，平庸者也能得個會心一笑。

我初看禪宗相關書籍，是胡蘭成先生的《禪是一枝花》。這本書現在來看，應該

能會得其中一二；當年高中的小小年紀，相對顯得艱澀的這本書，其實十之八九看不懂，怕被別人識破閱讀水平不夠，硬生生把來囫圇吞下，讀後感想當然爾是「鴨子聽雷」，從此視禪宗公案為畏途。

後來買到一套台灣電視公司出版的《星雲禪話》四冊，竟然看懂了——不但看懂，而且看得津津有味，時而撫掌大笑，時而喟然興嘆；時而會心揚眉，時而低頭沉吟，晝讀欲罷不能，連著黑夜乾脆一次讀個痛快。

還記得那一夜讀累了，捲卷走出連著房間的陽台，正是蛙鳴的季節，月亮掛在中天，想到剛剛才讀到的一則公案：

良寬禪師某天夜歸，碰見了闖空門的小偷，禪師對小偷說：「茅屋裡實在沒什麼值錢的東西，但你費了那麼大心思，總不能空手而回，我就將我身上的衣服送給你吧！」

小偷拿了衣服便跑，身上只剩內著的良

寬禪師，看著消失在月色中的小偷身影，喃喃叨念：「但願能把這美麗的月色也送給他！」頓時覺得，自己的心也跟禪師的心一樣，如月色般美麗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從那四冊的《星雲禪話》，知道了台灣有一位大和尚叫「星雲大師」。大家稱呼他「大師」，可他的文字卻如此平易近人，說的故事又意象深深，壓力盡消。

正如大師在《星雲禪話》套書的自序中所開示：「它是生活中一股安定心靈的力量，運用禪的智慧，可以讓我們的生命少一些煩惱，多一些解脫，所謂：『參禪何須山水地，滅卻心頭火自涼。』」

生命是如此地奇妙，二十多年後，想不到我竟然在星雲大師創辦的出版社，以他徒兒的身分，出版了增修版的《星雲禪話》套書。

之中因緣會也麼？——趙州禪師曰：喫茶去！

【在佛法的屋子裡】

比鄰



文與圖／許悔之

天涯若比鄰，
我們緊依卻又有些許距離。

別人看不清楚，
也能從我的微笑知道你如虛空的清淨心。

(攝於清邁無夢寺)

福報佛學院

感應清淨心

文／永光

唐朝時代，掌有權位的太監魚朝恩問藥山禪師：「《普門品》中說『假使黑風吹其船舫，漂墮羅刹鬼國』，黑風是什麼意思呢？」藥山禪師聽了，便說：「魚朝恩，你這個太監，問這個問題做什麼呢？」魚朝恩臉色愠火，正要開口質疑，藥山禪師哈哈大笑：「你看，這就是黑風啊！」

黑風就是煩惱、瞋恨的意思，日常生活中，常被種種貪瞋痴三毒占據內心，感應到的世間就是煩惱纏心。如同大聲對著空谷喊「我恨你」，空谷就回應串聲的恨；大聲喊「我愛你」，四面八方就傳來溫暖的愛。空谷回音即是感應。

「眾生心垢淨，菩提月現前。」唯有心常清淨，才能感應清淨的佛法。過去有個

法師開示阿彌陀佛的功德時，有個年輕人以為不然：「『阿彌陀佛』四個字，怎麼可能有如此大的威力？」法師責備他一句「放屁」，年輕人怒火衝天回：「你怎麼可以罵人？」法師這才笑說：「兩個字就有這麼大的力量，更何況是四個字呢？」

其實，感應的力量不在數字上，而是在我們的心上。星雲大師剛要闢建佛光山時，多少人反對，但五十年後的今天，「佛光普照三千界，法水長流五大洲」，就以這片山頭為基點拓展出去。也有人警告大師，如果要一個人滅亡，就讓他去辦教育、辦雜誌、辦報紙，而大師一一突破，成就奇蹟。

今年度的「第六屆星雲真善美傳播獎」，其中新設了社會前進獎，分成：台灣善良感人事蹟、真善美的新聞、兩岸和諧交流、拓展國際視野等四個獎項，希望能鼓勵大眾共同尋找真善美，為台灣、為世界帶來向上成長的正面力量。可以見到大師心心念念無不帶領大眾，尋求至善至美的清淨心地。

佛光山叢林學院在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二日，也為青年學子舉辦寺院生活體驗營，歡迎十八至三十五歲未婚男女青年，在佛門清淨地，感應心中的法喜安寧，成就生命中自利利他的無限智慧。

西來寺近期活動

日期	活動內容
4/25 (五) 4/27 (日)	中文禪修營
4/27 (日)	人間音緣卡拉OK 歌唱比賽－決賽
	西來寺 環保回收日